



京 剧

瓜 园 记

徐洛 焦祖尧 原著
顾荣 伟凡 改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京 剧

瓜 园 记

徐 格 焦 祖 尧 原 著

联 荣 伟 凡 改 编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85年·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京剧《瓜园记》是根据话剧《西瓜熟了》改編的。

农村青年田玉梅，思想紅，工作专。她一心为集体，大公无私，受到了广大社員的爱戴。队里“瓜把式”杜进財因为思想落后，公私不分，受到了社員的批評，他一气之下，甩手不干了。于是貧下中农推荐田玉梅青年小組負責管理今年队里的瓜园。

当西瓜熟了的时候，杜进財以怀疑的心情来窺探她，个别落后社員也企图钻空子，弄瓜吃。田玉梅在党的领导下，經住了亲友、邻里关系等各种考驗，公私分明，一絲不苟。集体主义思想在她身上閃爍着光輝，她是优秀的革命接班人。杜进財和个别落后社員，在事实面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

瓜 园 记

徐 恪 焦 祖 尧 原 著

联 荣 偉 凡 改 編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民心东里12号）辽宁新华书店书刊出版业登記證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。1/32开。170页。17,000字。印数：1—5,000 1965年6月第1版
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 431 定价(7)0.13元

人 物：田玉梅——二十五岁，青年生产小组组长。

二 孀——四十岁，社员。

大 嫂——三十岁，社员。

小 侯——二十岁，青年生产小组组员。

王队长——五十岁，生产队长。

杜进财——四十五岁，社员。

时 间：现代。夏。某日午休时。

地 点：某农村西瓜园外。

布 景：面向舞台右边是看瓜棚，左边是一棵大柳树。

幕 启：杜进财上。

杜进财：（唱）火热的太阳把人晒，

心中有事奔向瓜园来。

我当初看瓜园干了好几载，

落个白吃还进外财。

当一个“瓜把式”实在不赖，

不料想一朝竟把筋斗栽。

千不怪来万不怪，

都怪那田玉梅她拆了我的台。

（白）我杜进财在这田家湾当了几年的“瓜把式”，

咳！去年王队长一上任，听了社員們的反映，說我看瓜手脚不干淨，批評了我一頓，一氣之下，我甩手不干了。沒想到弄了几个毛孩子頂了我的差事，眼下正是瓜熟招人的時候，我不信這些年輕人都是鐵面无私，手脚那么干淨！趁晌午頭沒事兒，又趕上田玉梅白天值班看瓜，我要看看她到底怎麼樣。田玉梅呀，田玉梅，你若是让我看着你白吃、送人情，哼，有嘴說我？我看你怎么交代！

〔幕後“玉梅！玉梅！”喊聲。

杜進財：有人！不妨，我就藏在這棵大樹的後邊。

〔小侯邊喊邊上。

小 侯：玉梅，玉梅！唉，誰在樹後邊？（細看，自語地）
噢，杜進財。（喊）出來！不出來打你啦。

〔小侯揀起一小石子向樹後扔去，正好打在杜的嘴上。

杜進財：哎喲！啊呀呀……你這小子，把我的牙都打碎了！

小 侯：哈哈，原來是你呀杜大叔！牙碎了？沒啥，牙碎了少啃几塊西瓜皮。

杜進財：我啃西瓜皮？哼，你呀！

（唱）當真人你就別說假話，

你大叔心不糊塗眼不瞎，

是不是你和玉梅訂了計劃，

見無人來偷隊里的大西瓜？

小 侯：你別惡賴好人啊！

（唱）賒家莢西瓜皮薄籽少個又大，

应当取經学习人家；

我給玉梅来送报，

凭什么說我偷西瓜。

杜进財：哼！嘴是两張皮，咋說咋有理唄！

小 侯：誰象你那样，过去給队里种瓜，白吃、送人情，拿集体的东西不心疼。你們家吃瓜下来的瓜籽，哪年也有个三盆两盆的吧？

杜进財：（冷笑）嘿嘿！（摸出打火机想抽烟）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

小 侯：我冤枉你了？（夺过打火机）我問你，这打火机是不是你看瓜那时候用西瓜换来的？

杜进財：是，又怎么样？为这打火机的事，我作过檢討，也給队里賠过錢，还用你这毛猴子来教訓我！我問你，你到底来干啥？

小 侯：我先問問你，你鬼头鬼脑地躲在这树后，你想干啥？

杜进財：干啥，你管不着。

小 侯：噢……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别人看瓜，你信不过，以为别人也会象你那样手脚不干淨。玉梅去年批評过你，你就趁人家白天值班看瓜，偷偷地躲在这树后想抓人家的小瓣。你說，是不是？再不就是来偷瓜！

杜进財：（惊讶）什么什么？我偷瓜？你别乱扣帽子啊！嘿嘿，实話对你說了吧，你大叔是有点信不过那……

小 侯：去你的吧，人家玉梅才不象你那种思想呢。

杜进财：我怎么啦？傻小子，你才几天不穿裕襠褲。告訴你吧，“金凭火炼方知色，人与财交便見心”哪，誰不知道看瓜是个好差事，若不为啥玉梅他們給我提意見一点不留面子，队里一讓他們青年組接我的差事，看他們那股子高兴勁！

小 侯：（厌恶地）哎呀呀，这話是啥味！（连连用手在鼻子前搧动。）

杜进财：好小子！你就这么作踐你大叔啊！（过去用烟袋打他）你敢保險那田玉梅她铁面无私，手脚利索？

小 侯：沒錯！我敢保证田玉梅她大公无私。

杜进财：好，她真要是大公无私，我情願四脚落地，圍着瓜园爬三圈！

小 侯：說話算数？

杜进财：君子一言。

小 侯：一言为定。

杜进财：絕不反悔。

小 侯：（自信地）你輸了！

杜进财：哎，有人，田玉梅她来了。

小 侯：玉梅……

杜进财：（急堵住小侯嘴）別吱声！（推小侯，小侯头碰到树上，忍痛，杜拉小侯藏到树后，下。）

〔玉梅持镰刀上。〕

玉 梅：（唱）镰儿如月草清香，
銀镰飞舞割草忙。
青年人应该爱劳动，

志在农村百炼成钢。

高兴兴割下草一片，

欢喜喜收草放一旁。

送到队里作饲料，

喂的那牛儿肥又壮。

〔玉梅割草下。〕

〔二婶手提大竹筐走上。〕

二 婶：（唱）收工回家路过瓜园，

西瓜熟了招人喜欢。

鬼天气热得人直劲冒汗，

吃个瓜那可是——

解渴败火煞口甜。

（白）今儿个是玉梅看瓜，（巡视四周）这儿还没有别人……（思考地）嗯，侄女看瓜二婶尝一个，不管怎么的她也说不出个不字来。（喊）玉梅，玉梅呀！

〔玉梅上。〕

玉 梅：二婶来了！

二 婶：哟！看累的满头大汗，干什么哪？

玉 梅：我割了点草。

二 婶：吃晌饭了吗？

玉 梅：我还不饿呐。

二 婶：这天可真热啊！弄的口干舌燥……

玉 梅：二婶，你渴了？

二 婶：（高兴地）对，二婶渴了。

玉 梅：我給你拿水去。

二 嬌：（失望地）不用，不喝水。玉梅呀，西瓜熟了吧？

玉 梅：（有所察覺對方來意）嗯，熟了。二嬌，您找我有事嗎？

二 嬌：嗯……是啊。

玉 梅：什么事？

二 嬌：小事，你猜呢？

玉 梅：我猜不着，二嬌您就說吧。

二 嬌：唉，說……

（唱）她這是明知故問裝不懂，

玉 梅：（唱）二嬌的來意我看得清，

二 嬌：（唱）我還得拐彎抹角將路領，

玉 梅：（唱）玉梅我堅持原則有章程。

二 嬌：玉梅啊，看這瓜園，可真大變樣了。往年杜進財種瓜，哪時弄得这么好，不怪人家都說你們青年小組有個鑽勁兒！今年這瓜瓢口——一定賴不了啊，你說呢？你二嬌猜得着……

玉 梅：時弄瓜這還是頭一回，我們沒有經驗，這都是大伙的幫助，我們做的還很不够啊。二嬌，您不找我有事嗎？啥事您就說吧。

二 嬌：唉，傻孩子啊，你听我說！

（唱）倆一伙，仨一群兒，

都說這瓜長的不大離兒。

二嬌我要嘗新鮮勁兒，

給你二叔嗑瓜子兒。

老母猪瞪着眼睛不长个，
准是想啃西瓜皮儿。
不用明说你也懂，
孩子你是个聪明人儿。

玉 梅：二孀，这好办，过两天队里就要分瓜了，到时候您要买多少都行啊。

二 孀：唉，玉梅呀！

(唱)要买西瓜哪儿都有哇，
可总得花上角儿八分。
二孀我到这找侄女，
就是为了找窍门，
玉梅啊，好侄女，
咱们不是外姓人儿，
只要你指头动一动，
二孀我如意又称心儿。

玉 梅：二孀，这可不行！

(唱)社员们曾将那规章来制订，
你也曾举双手积极赞成。
常言说大河没水小河干，
锅里无米碗里空。
这些道理你全懂，
却怎能集体个人分不清？
我怎能因私废公将瓜动，
破坏制度送人情！

二 孀：唉呀呀，我的好侄女，青瓜绿枣谁见着谁咬，这是

情通理順的事兒。再說，咱們又不是外人，大熱的天兒，二孀跑到這兒來吃個瓜還這麼犯難？

玉 梅：二孀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，這瓜是隊里的。隊里訂了瓜園管理制度，這您也不是不知道啊。我怎麼能拿集体的瓜送人情，破壞制度呢？要是我自己的，还用您說嗎？二孀：

(唱)要知道這本是隊里的瓜地，

並非是屬於我玉梅自己。

勸二孀還是要先回家去，

過幾天就分瓜且莫着急。

二 孀：喲，大侄女，你真的不給我留點面子啊，把我就這麼給卷回去啦？這胳膊肘往里彎，可沒見往外擰的。常言說，親不親同姓還近三分吶，別說你还是我侄女，就這麼芝麻粒大的小事，還值得這麼犯難！

玉 梅：二孀，這是原則，可不是小事啊！您想想，你要是可以隨便吃一個，別的社員也都來吃，咋辦呢？誰想吃就吃，誰想拿就拿，那還有什麼集体？咱們可不顧集体啊！

二 孀：開口原則，閉口集体，心裡就是沒有你二孀！要原則，不是還有個什麼靈活性嗎？你不會給二孀靈活靈活！就是集体，也有你二孀一份嘛！將來給也是給，現在給不也是一樣嗎？

玉 梅：二孀，現在可不行，隊里現在不是還沒有分瓜嗎？這可不能靈活，您就等幾天吧。

二 孀：哟！大侄女，你可真六亲不认啦？人有臉，树有皮，你算一点也不給我留面子啊？

玉 梅：这不是面子的事，您得分清公私啊！

二 孀：噢……我明白啦，你是怕挨批評！来，我不怕，你二孀自个动手！

〔二孀欲进瓜地，玉梅急拦。〕

玉 梅：二孀，二孀！

（唱）劳动的果实得来不易，

社員們洒下了多少汗滴。

打算搞好大集体，

全凭大伙心要齐。

怎能自私又自利，

不應該多占公家一絲一厘。

纵然是您說上千言万語，

我不能放弃原則把步移。

宁肯你說我无情义，

要想摘瓜我万不依！

二 孀：好啊，說來說去还和我打起官腔来啦！好，我算認識你这个大侄女啦！（挎起篮子，直往瓜园里闯。）

玉 梅：（着急地）您上哪儿去？

二 孀：不吃你的瓜，我上瓜地拔点草总行吧，家里兔子断草啦！

玉 梅：二孀，瓜地里沒草，您到別处去拔吧。

二 孀：沒草，誰說的？有土的地方就长草。我也是社員，拔一点草不犯法吧？这你管不着！（闯下。）

玉 梅：二孀！二孀！（隨下。）

〔小侯拉杜上。〕

小 侯：怎么样，看見了吧？

杜进財：看見啥？

小 侯：看見人家玉梅怎样坚持原則唄！你认輸不？

杜进財：认輸？你沒看她进瓜园了嗎？你等着吧，有熱鬧給你看！

小 侯：唉，还看啥！人家玉梅的态度多坚决，剛才你還沒看見哪？

杜进財：我看見啦，我看見玉梅她二孀进瓜园啦，她进了瓜园强摘两个，玉梅她作晚辈的能怎么着？也就馬虎虎的过去啦。唉，她們来了。（忙拉小侯下。）

〔二孀气冲冲地上，后边跟着玉梅。〕

玉 梅：二孀，二孀，你听我說呀！

二 孀：你不用說了，我长这么大岁数还没有見過你这样不懂人情的。

玉 梅：二孀，不管你怎么說，队里的瓜就是不能送人情，这是我的責任。要是誰想拿就拿，那还 算 什 么 集 体。

二 孀：（边說边走）少給我讲大道理！（差点被草捆絆倒）唉，草，活該兔子有口福。（欲拎草捆。）

玉 梅：二孀！（阻止二孀拎草）这草是給队里割的。

二 孀：哟……这也成宝贝了？

玉 梅：工作時間割的草，就應該交給队里。怎么能拿着工分干私活。

二 孀：你算了吧！說的倒好听，还不是舍不的。

玉 梅：二孀，这草我是給队里大黃牛割的！（二孀一楞）
大黃牛下犢了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二叔是飼养員，他忙不过来，这两天您不是也起早貪黑地幫着二叔侍候大黃牛和小牛犢嗎？您也不是一点也不爱护集体的那种人啊！

二 孀：这不假，用不着你夸奖，我还有那么点长处。

玉 梅：可今天在一个西瓜，一捆草上，您就想不开了。去年秋天的那次社員会上，您不是也批評过杜进财自私自利，不顾集体，还檢查了你自己嗎？二孀！

（唱）你过去爱占公家小便宜，
社員們也曾給你將意見提，
二孀的檢討大家都滿意，
可不能雷声大来雨点稀。

二 孀：噢……听你这話，我这是又犯了？什么自私啊，占小便宜呀，为了一个西瓜你就給我扣帽子，过去我有那毛病不假，可我改了！你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呐。

玉 梅：过去是改了，可您今天又犯了。犯了就兴别人批評。

二 孀：犯了，你給我定个罪！

玉 梅：二孀，你还讲不讲理。

二 孀：不讲理，咋办吧！

玉 梅：那，想挤集体的油就是办不到！

二 孀：什么，办不到？

玉 梅：办不到，就是办不到！（气愤地下。）

二 婶：（越想越不够味）咳！

（唱）沒想到碰了釘子撞了壁，

後悔藥可真是沒有賣的。

我要瓜倒是有点不占理，

不占理呀，也不能在她面前把头低。

〔二婶转身欲走，杜、侯突然出现。〕

杜进财：他二婶！

二 婶：啊！天哪，可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你这个老死头子，
唉，你上这干什么来了？

〔侯拉杜，示意不要找麻烦。〕

杜进财：想看看你篮子里有啥宝贝。

二 婶：哟，你是在这儿放卡子哪？

杜进财：爱护集体，人人有责嘛！（去夺二婶的篮子。）

二 婶：干啥？拉拉扯扯的。

杜进财：告诉你！

（唱）誰不知你要瓜糾纏半天，

你怎能空着手离开瓜园？

我要看，你躲閃，

定有私弊在里边。

社員們都應該爱护集体財產，

互相監督人人有權。

今天你要是不让我查看，

休想过去这一关！

二 婶：我就是不給你看。

杜进财：我偏要看！

小 侯：哎，算了吧，还看啥，刚才你没听她们是怎么吵的
吗？快让她走吧。

杜进财：慢着，吵是吵，闹是闹，说不定那是假圈套，是专
吵给别人听的。你信得过呀，我还信不过呢！

二 婶：好，给你看！看！

〔杜弯腰查看，二婶把空篮子套在杜进财的头上。

杜进财：哎，你干什么？（从头上取下篮子，在草里看了看，
没有发现什么，满面陪笑）没想到啊，他二婶，我冒犯你了，别见怪。我这也是为了爱护集体
财产呐。

二 婶：呸！不害臊，别往你脸上贴金了。

杜进财：这是什么话！算了吧，他二婶，我不见你的怪；你
也别生我的气。

二 婶：没这么便宜的，你给我拣起来！

杜进财：（无奈，只好从命）好，好，好。（杜把草篮递给
二婶，小侯拍手称快）没想到啊……

二 婶：没想到我便宜了你。老不死的！（走了几步又转
身）谁象你那咱看瓜！又吃，又送，又拿，人家玉
梅可……（觉得不好出口，欲走，又转回）哼，什
么思想！什么作风！什么……（一时找不出词儿，
狠狠瞪一眼，下。）

小 侯：（幸灾乐祸地）嘿嘿，我的杜大叔，这回蔫茄子了
吧？这就叫——

（唱）这就叫，自己打嘴巴，

搬起石头把脚砸。

我看你还说什么话？

快一点围着瓜园爬！

杜进财：唉，没想到哇，玉梅她……（掏出打火机，连连打不着。）

小 侯：你别打了！

（数板）打火机没油你甭打，

喀嚓喀嚓是白喀嚓，

我看你脑袋里边生了锈，

也应该用点汽油擦一擦，擦一擦！

杜进财：别这么没大没小的！要我心服口服啊，也不难，我还得见识见识！（警觉地）哎！又有人来。噢，是王队长！

小 侯：（急上前）王队长——（被杜拉住，对杜）你还要干什么？

杜进财：你就瞧着吧，这可是队长啊！

〔急推小侯下，小侯挣出又被杜拉回去。〕

〔王队长上。〕

王队长：（唱）到公社开罢会急奔归程，

惦记着队里事行走如风。

田野里庄稼长得茂盛，

眼看着又一年五谷丰登。

（白）喂！谁在瓜园哪？

〔玉梅应声，从瓜棚走上。〕

玉 梅：唉！队长？你不是去公社开会去了吗？这么快就回